

我們的父親與母親

1

大廳裡，母親躺在冷凍庫中，靜靜沉睡。廳堂大門兩片鮮豔的大紅布幔垂墜下來，隨著電風扇風過處飄揚。

大姐、二姐圍坐在供桌旁，不斷地摺著蓮花，二哥、三哥躺在藤椅上看著聽著我們說話，姪兒們坐在屋簷下的走廊燃燒著銀紙，一片接一片，疊成一系列不斷的長城，讓火焰日日夜夜綿延不絕。

兄弟姊妹平日各自為生活奔忙，見面總是匆匆，心裡的話還沒找到開啓的鑰匙，就說再會了；為母親守靈的日子，日夜對坐著，似乎讓我們回到了兒時。

2

大姐說：「老母的愛，較無差別。記得小時候，大哥生病，阿叔買了羊肉回來，要阿姨煮羊肉湯給大哥補補。阿姨煮好，端給大哥吃，他吃不下。阿姨無奈地嘆了一口氣，就把它放在餐桌上。我眼巴巴地瞪著羊肉湯，看輕煙飄著，味道好香，我問阿姨：『我想要吃，可以嗎？』她端給我吃了。」

我說：「那很好啊！大哥不吃，你吃啊。」

「但是當我捧著羊肉湯，吃得歡歡喜喜滿嘴油湯湯時，阿叔走進廚房了。他一看是我吃羊肉湯，生氣地罵道：『這是要煮給阿戶吃，你怎麼端給阿秋！』說著，他就出手打阿姨。因為我貪吃害得阿姨被打，我捧著摻加了許多眼淚的羊肉湯再也嚥不下去啊。」

如此遙遠的童年往事，大姐還沒有忘記；但我卻是第一次聽到。我非常震驚。

坐在藤椅沙發上的二哥慢慢地說：「可能因為大哥生病，需要進補。」

我說：「但是大哥生病，沒胃口，吃不下，給女兒吃有什麼不可以？還有，我從沒想到阿叔會打人呢。」此時臥病在床的父親正在屋內睡覺，隔著一片牆壁，隔著朦朧的夜色。

大姐說：「阿叔容易生氣，動不動就打阿姨。阿姨不還手，只是不停地念著，罵著。阿姨被阿叔打了之後，洗過澡，從衣櫥中翻出一套最漂亮的衣服穿上，一個人站在屋簷下，靜靜地望著茫茫的黑夜。我知道阿姨在想什麼，她想死，愛漂亮的她死要死得漂漂亮亮的。我不敢去睡，我一直站在她身子後面看著她。」我想大姐以為只要我看緊母親，她就不會去死了。

說著，眼淚在大姐的眼眶中打轉著。

我忍不住望著母親的遺照。她斜臥病床，穿著我買給她的棉襖背心，閃亮的絲綢黑底，粉嫩的梅花點點繡飾著，相當高貴典雅，本來就開朗愛笑的她更是眉飛眼笑，嘴角掀揚。她真是非常妙的人，在鄉下她是徹徹底底的草地俗；到了台北醫院裡，她搖身一變變成氣質優雅的老太太了。

我很難想像她會有尋死的念頭。有記憶以來，母親都很賣力地工作著，忙裡忙外，充滿活力，滿心歡喜，她總說：「我要讓你們親像別人」。我從不知道她也有無法適應另一半的痛苦，也會有想不開的時候。

三哥神情嚴肅地說：「阿姨常說：『我若去死，你這些囡仔就歹命啦！』」

然而，她從不向父母訴苦。所以在外公、外婆心目中，父親是最佳女婿，負責任，愛孩子，對長輩體貼孝順，從不罵三字經，更別說打人了。這是外公、外婆常對我說的。反倒是父親常向外婆訴冤：「伊一點兒也不體諒，我做得要死，她還嫌我懶。」

大姐接著說：「阿叔爲了羊肉羹打阿姨的第二天，阿姨背著大哥去醫院看病。我一路跑，跑到很遠的田中馬路去等她。我知道她一定會從這裡經過的，我要接她回家，我怕她想不開，怕她跑回去外婆家。」

大姐沉浸在往事中，淚眼濛濛地，二姐看著她說：「阿姨爲了你被打，你就再去拜一次！多守一夜吧！」

3

二哥也說著他對父親的看法：「阿叔年輕時脾氣很壞、很兇，尤其是對阿姨。」這使我有點吃驚；父親若聽見恐怕也會吧。

「播田或割稻的時候，阿姨必須煮點心，挑到稻田裡給插秧或收割的人吃。矮小瘦弱的阿姨，用扁擔挑著沉重的點心，扁擔兩端已經垂成一張彎彎的弓，搖搖晃晃到了田壟，一不小心阿姨滑了一跤，跌到水田裡去了，點心也翻倒了。阿姨爬起來後，慌慌張張地趕緊收拾著殘存的湯菜食物，急忙掉頭趕回家準備補充或重煮。」

「阿叔遠遠地看見了，他寧可丟下手邊正在趕著的工作，半工跑回家，再把剩下的點心全數翻倒或踢掉，才怒氣沖沖地揚長而去。」

父親不能容忍母親出現絲毫差錯。

我認爲母親身手已經太厲害了，勝過青春勝年的兒女呢。記得當時我唸大學時她快六十歲了，她挑著點心去我家最遠的田地，要我幫忙提一壺開水去。我緊跟在她後面，以免迷路。細瘦的她挑著點心，兩手扶著扁擔，一腳邁出家門，一溜煙已不見蹤影了。我一手酸了，就換另一隻手提，兩手輪流交換著，停停走走，終於掙扎到田裡了。母親要留下幫忙挑秧苗，要我把大家吃過的點心挑回去。我想那應該輕省許多了，一口答應。沒想到彎下腰去挑，差一點站不起來，勉強挺直腰桿子幾乎向後跌跤。才挑一下子，我的肩膀好疼啊，左肩挑挑換右肩，走走又停停，乾脆用手掌當墊子墊著，感覺長路漫漫，永無盡頭啊。

而父親居然誇我：「讀書人肩能挑，手能提，不簡單。」

我說：「在我心中，阿叔只是脾氣壞，不至於那麼暴力呢。我沒看過阿叔打阿姨，最嚴重的衝突不外乎是阿叔買一大堆魚或玉蜀黍回家，阿姨看了就嘮嘮叨叨，唸著嫌著，可能是數量太多，或者老買同樣的種類。於是他大罵一聲：『不吃算了！』把東西拿起來就往屋外樹籬笆扔出去，臉色鐵青氣呼呼地走了。」

看著食物被扔出去，母親瞪著像死魚般的眼珠，無辜無助，又像非常不好意思，低著頭走出去把東西撿回來。

我看著母親，想著她從不疾言厲色，不曾認真地生氣，只是不斷地念著；而父親自尊心很強，不能承受一點點挑剔。這是問題關鍵吧。

我說：「還有，阿叔也有對阿姨體貼的時候。記得阿姨的臀部不知長了什麼瘡，她自己沒法子擦，阿叔把房門虛掩著，替她擦藥呢。」

老了之後，最關心母親的還是父親。幾年前，我發現母親吃不下，形容消瘦，問是否帶她去醫院？哥哥們以為母親一向如此，沒什麼大礙；父親卻要我立刻帶母親去看病。

記得母親病情稍好就吵著要回故鄉。送她回來，我要再走時候，她坐在屋簷下，揮揮手目送我離去，夕陽的霞光灑落在她的白髮上，她的眼神滿是孤寂不捨。

後來父親身體虛弱，經常躺臥著，還是母親要求二哥要在夜裡陪伴他，摀扶他如廁，以防跌倒。父親極少離開屋子，總是母親拄著小椅子，一拐一拐去三哥住處看他。我最常看到的鏡頭是母親用手來回摩挲著父親的頭，無限憐惜，無限疼愛，像是對孩子的撫愛。父親很安靜，一任母親撫摸，母親嘴裡喃喃說著什麼安慰體己的話。

一生相伴到老，他們是最關心彼此、最相愛的人。

4

二哥說：「阿叔嚴肅安靜，從來不說話。直到現在，他只交代要辦的事，跟孩子很少互動。我很怕他。」

我記得上星期回家，我呆在三哥家樓上教姪兒唸書，卻聽到二哥急煎煎地跑來，在樓下叫道：「你在那兒？阿叔要跟你說話，趕快回來。」父親跌倒臥床以來，本來就安靜的他，如今越發少說話。與兒女總是相對靜默。

二哥說：「他對我說話，我聽不懂，問他，他就生氣了，要我叫你來。你知道他衰弱到連說話都非常小聲，而且掉光牙齒了會露風呢，聽不懂問他，他居然發怒罵人。」

起初我也聽不清楚父親在說什麼。我不急，靜靜地專注地聽，不住地點頭，鼓勵他繼續說下去，慢慢地就聽出個輪廓了。

我說：「我沒有那麼怕阿叔。我跟我說過許多故事呢。」

父親嚴肅凝重的神情，確實令人敬畏。但是不常笑的他笑起來有如冬天的太陽，非常溫暖，非常寶貴。他雖然不愛說話，卻也會對我說話。

他告訴我許多故事。

年輕時代製糖會社鋪動的時候，台灣男人砍甘蔗，女人修蔗根，常常做到半夜。「那時候營養差，少年體力好，不知什麼是疲累啊！」父親跌倒不起，躺在床上，一躺兩年半了，兒女們都佩服他身體之強壯，二哥說：「大概年輕時操練得極為徹底吧。」

阿公腳被竹刺刺到，一直敷不好，父親懷疑是先生害他，給他壞藥。以致於阿公疼痛至死。「因沒包紅包，因我們窮，所以你阿公五十歲就死。」父親激動不平中帶著傷心無奈。

阿公是家中眾多兄弟中的老么，分家時，兄長們佔住好的房宅地產，把草埔前兩畝薄田分給阿公。「我們現在住的這房子，以前是池塘，為了蓋房子才填土的。」父親指著田園對我說：「阿公受傷，不能工作；阿媽綁小腳，不能做粗活。」

所以我從小就必須辛苦地工作，但生活還是非常艱苦。」

父親喜歡看戲，他會情緒高漲地對我敘述人物與劇情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楊家將。然而壞人得勢，他生氣；好人落難，他捶胸。一起看電視時，若壞人張狂、得逞，他就不住地斥罵：「這款哮戲。」

在庭院尾端龍眼樹下，他一面用手修整要用來打草繩、編織草袋的稻草，一面對我說話。爲了涼快些，他裸露上身，我可以看到他的背部爛成一片血淋淋的傷處，因爲皮膚過敏，稻草揚起的塵埃使他過敏，皮膚潰爛。穿上衣服，衣服粘著流著湯汁的背脊；但脫下來，可能吸收更多塵埃。

愛說話也愛聽話的我，喜歡站在他身邊，站久了，父親就忍不住開口說話。一開口就是一個長長的故事。

從小我對父親就有一份忍不住的憐愛。他的辛勞與煩憂，他那因愁苦而縮得更小的俊秀的臉，使我可憐他。能帶給他一點點快樂，讓他笑一下，就是我最大的夢想。記得每當母親包粽子、做粿，我幫忙洗粽葉、燒火，快煮熟了，母親請我先試吃。我才嚐幾口，立刻迫不及待地要捧到田裡去給正在工作的父親吃。我拎著熱騰騰的粿或粽，在田壟上奔跑，一口氣跑到他的身邊，滿心歡喜地叫他，遞給他，他總也非常捧場，馬上停下工作，把鋤頭靠著自己的身體，站在田裡，打開粽葉，吃了起來。我看著他一口口慢慢咀嚼，望著我，望著他等待播種的田地，臉色還是那麼平靜。

當我發現一張漂亮成績單可以讓看起來總是不快樂的父親綻放笑容，此後我一心一意認真唸書，爲的只是當我把成績單拿給他蓋章時，可以看見他溫暖愉悅的笑容。歷史上寫幽王爲博褒姒一笑而點燃烽火台，桀爲使妹喜開心而撕裂絲帛，我雖無烽火台可燒、無千金可以浪擲；但我，完全理解。

我說我對父親有一份深深的感謝。

母親常說四姨生了三個兒子，沒有女兒；她生了三男又三女。於是阿姨請外公跟父親說，請將最小的女兒送給她們。外祖父老遠騎腳踏車到家裡提了多次，父親都堅決地拒絕：「東西可以相送，孩子怎麼能送人？我們自己生的，就要自己養。」

四姨後來還是領養一個女孩。

外婆家靠近學校，而且只有外公、外婆自己住，所以我們家兄弟姊妹唸書時，常去外婆家吃午餐，我大概天天去吧。四姨是眾姊妹中嫁得最近的，跟外婆家往來最頻繁。去外婆家，我經常看到四姨的養女玉美跑來玩，她比我大一歲，卻沒有上小學，在家照顧弟弟，打水、做飯。她告訴我她的手煎魚時如何被燙傷；她打水時，不小心跌到井裡去了，差一點淹死，幸好她大聲喊叫，鄰居聽到，趕來救她。而阿姨總是當著眾人數落她貪吃懶做，最調皮。常常她才來一下，椅子尚未坐暖，手上拿著外婆給的玉米才咬幾口，阿姨就來了。遠遠看到她就叫罵她，扯著她的衣襟，把她拖回去了。

我對四姨是有幾分恐懼的，我覺得她罵玉美、抓她，就好像罵我一般。我升上國中，她去工廠當女工，此後就很少看到她了。後來聽說她在工廠交到男朋友，

結婚了。那時候我國中尚未畢業，還是個小孩，她已經準備當媽媽了。

每次看到玉美，就彷彿看到了自己。如果父母同意把我送給四姨。我會和她一樣。

5

我說：「阿叔對我很寬大，給我很多自由，他從不要求成績要如何。」

大姐說：「因為你是女的，不會唸就算了，他不管你。阿叔要讓男的唸書，所以管得很嚴，很常生氣。有一次父親聽大哥背〈慈烏夜啼〉，半天都背不起來；我在旁邊聽一聽，就可以背了。阿叔氣得咬牙切齒呢。」大姐這樣說，也使我大吃一驚。我想父親大概恨為什麼不把兒子生得聰明些，就像母親看我唸書比哥哥們順利，也會說：「豬不肥肥到狗去啦！」

雖然父親只望子成龍，有趣的是卻為大姐取名「秋鳳」。而這女兒生來聰明靈巧，很得人疼愛。

我問大姐：「你為什麼不說要唸書？撒嬌或耍賴或者要脅，甚至執意要，反正非達到目的不肯罷休。」

我是一個自專的女兒，凡事總是自己決定，小至去哪兒玩，大至要唸什麼科系，要嫁那個人，總是自己做主，然後告知父母一聲而已。而父母總容讓我。為何如此？因為在愛裡面沒有懼怕吧！

大姐說：「我當時年紀小，還不知唸書的重要。而且我怕阿叔。」

二哥解釋地說：「當年家裡很窮，阿叔實在沒辦法供每個孩子唸書。」

我說：「二姐你呢？你的時候情況怎樣？」

二姐說：「阿叔從沒有說要讓我唸書，我小學畢業後又瘦又小，根本沒有力氣下田，他就要我去投考。初中畢業後，又說反正你做不了田，唸完高中罷。都是他不早明白表示我可以升學，害我不知努力。」但是我們總忘不了二姐邊唸書，邊聽收音機，身邊還放一杯涼水與零嘴的情景。

「你啊！像一隻菜刀嘴，你二姊就是被你騙去煮了還不知道哪！」從小伯母常對我這樣說。但是二姐比我大五歲呢。

「大哥補了又補，硬是補到考上大學才肯罷休。二弟、三弟也如此，唉。」大姐嘆氣地說道。

聰明的大姐無受教育的機會。從小我就有危機意識，所以我常向母親表示不公平。母親竟還有臉誇說：「阿秋背弟妹去上學，功課還很優秀。老師頻頻來訪問，要我們讓她唸初中呢。當時女孩子都沒唸，村長比我們富裕，也沒讓女兒唸。而且你的大姐也沒說她要唸。」

到了我的年代，已經九年國教了，唸國中相當普遍。我想還有一個原因，我被父親歸入無法種田的分子。我得自父親的遺傳，皮膚非常過敏，一碰到稻草的煙氣就發癢，抓著抓著就抓爛了。父親為此憂心不已，弄各式各樣的藥草，煉給我喝。聽說大腸灌綠豆清涼解毒，也要忙碌的母親為我做；人參再貴，也捨得買得給我含著。還有，他嚴禁我靠近稻穀。曬稻穀的夏日午後，突然來一場鋪天蓋地的西北雨，全家大小緊急又驚慌地把一壟壟的穀子聚集在一堆，大人三人一

組，一人握著推穀板的木柄，兩人拉左右的繩子拚命急扯，其他人拿著鏟子迅速地鏟著，見此情景，我隨手拿起竹掃把，就衝入搶救稻穀的行列。而父親一見卻厲聲斥喝：「走，你不要來！」極力驅離，不容靠近。

在父母心中，孩子是被分類的，當我們一起回娘家時，母親叫唸家政擅長烹調的二姐去做飯；要我去唸書。飯煮好了，叫我吃飯。

三哥小時候不愛唸書，一進門若不是趕快懷抱大哥的小孩，就是陶醉在釣青蛙的樂趣中。唸大學時，當我留在學校唸書時，他回家幫忙父母照顧姪兒姪女。而照顧小孩，對當年的我而言簡直令人發狂。時間何等珍貴，我有許多書想看，許多事想嘗試，我怎能跟小鬼頭在那兒無所事事地虛耗著青春？

同是父母所生，何以我們差異如此大？

成長的歲月一去無痕，而母親的心像鎖麟囊，珍藏兒女的童稚往事；母親的口，讓我們重溫舊時可愛的模樣。

大姐乖巧顧家是母親永遠的記憶，她說：「阿秋最勤勞顧家了，就算跌一跤，也要把腳下的泥土掘一把帶回家。」

她還是勇敢聰明的女孩，大哥被鄰居欺負，不報復不甘心離開，卻又不敢動手打對方，小小的她趁對方不注意，衝過去用力打他一下，就拉著大哥逃走。

我呢，母親說我「嬰孩時代就很精。把你放在床上，用疊起來的棉被當城牆保護你，免得你翻下床來。你醒來哭泣著，越哭越大聲。堂嫂聽了非常不忍，於是一步一踱，要來抱抱你。你聽見腳步聲，知道有人要來抱你了，就不哭了。堂嫂一聽，既然不哭就好了，轉頭就要離去。你一聽，腳步聲居然漸漸遠離，於是急忙加倍地放聲大哭，這回哭得比剛才更淒慘。堂嫂只得回來抱抱你。」我想嬰兒不都如此嗎？母親卻另有新解。

孩子之中，二哥最聰明，讓父母寄予無限憧憬。

我從小就經常聽父母訴說他壯碩、聰明的事蹟，雖然現在想起來有點可笑。母親說：「生下妹妹時，三歲的阿欽還想喝奶。他總是窩在老母胸懷等著，看到瘦弱的小嬰兒要吸不吸的模樣，就安慰老母似地說道：『不要緊，伊不吃，阿欽吃。』其他人吃飯吃不下，他也總是捧起來代勞，且一面說著：『不吃，阿欽吃。』所以從小長得最粗壯可愛。」

二哥小時候，常提著一把秤仔滿地追逐著錦雞，捉到了一隻，就把牠綁起來秤一秤，然後大叫道：『哇！這隻有雞五百斤！』放下牠後，繼續追其他的。

我提起母親說的童年往事，二哥很靦腆地笑了。

大姐、二姐卻說：「其實他最好動，最頑皮了，常常拿著尺就往我臉上打，打得我流鼻血，被阿叔追著修理。」

「題目越難，考得越好。數學尙勇，總是第一名。」母親總豎起大拇指讚美二哥。

「唸高中時候，成績有時接近滿分，有時候都是紅字。一個禮拜踢壞一雙運動鞋。」父親對我這樣述說著。這個他曾經寄予深深期待的兒子，進入青春期的

暴風圈，他不知道該怎麼辦？

記得有一次父親深夜裡出去尋找二哥，全家大小一夜不眠，靜靜地等待父親回來。看著二哥被抓回來，看著父親狠狠地痛打他。我縮在大灶旁，感到無限恐懼。那是唯一一次我親眼看見父親打人。

許多年後，重提往事，我問父親，他說：「他去和歹囡仔作伙，賭博遊玩……」大學聯考落榜。

補習，一年又一年，直到不能再緩徵，依然沒考上大學。聯考放榜的那一夜，二哥一個人靜靜地坐在屋簷下，對著院子外廣大的蒼穹。

父親後來對我說：「你二哥總是去台北繳了補習費，就不補，回來了。不把錢當錢啊！」

「那你不罵罵他啊！」

「他若不會想，罵伊有什麼路用！我只是凝在心裡。」

在軍中的二哥，經常寄書、寄錢回家，到澎湖、馬祖，寄許多蝴蝶似地海產回來給家人冬令進補。至今我依然十分懷念軍中乾糧、牛肉乾、薑糖、橘子粉的美好滋味。因為二哥一回來就帶一大堆給我們當零食吃。

退伍後，二哥力爭上游，半公半讀，不必家人供應學費，甚至我和三哥唸大學時的學費、生活費全賴他來供給。

令人難忘的是，每年他總給我一疊厚甸甸嶄新的鈔票當壓歲錢，掂起來多麼有份量，聞起來多麼香啊。

6

父親住院時候，一回他突然話多了起來，想起許久的舊事。他對我說：

「○○結婚的時候，你一直要我去吃喜酒，我總不願意去。你就說：『我們家辦喜事的時候，外公都會來，你這外公怎麼這樣呢！』」

這已經是八九年前的往事了，父親還記得。

他繼續說：「每一個孩子結婚的時候，你外公都會來，而且不只是來一次，是一天好幾次，他非常歡喜，一直來巡巡看看。」

我說：「我記得是這樣沒錯。外公很疼我們，我們每一個孩子唸小學時候都去外公家吃午餐呢，高三時候，舊家改建，我甚至還在外公家住一段好長的日子呢。你這個外公呢……」我想說差多了。

「同是女婿，你的大姐夫怎能跟我相比？又怎能希望我像你外公那樣對待他們呢？你知道嗎？外公有什麼粗活，我就替他做；播田、收割，哪一次我沒去幫忙？每次上街買東西，經過你外公家，我哪一次沒帶著魚肉進去的？所以你外公外婆最疼我們！你的姐夫，何曾來幫我一次忙？何曾出現在我們家？而且非常吝嗇，我想借用一下器具都不肯呢！那麼，我為什麼要去參加婚宴？」

我想起外公生了五個女兒，終於絕望了，向弟弟領養一個兒子。五個女兒在家幫忙農事，惟獨栽培這個兒子唸書，盡他所能的造就他。女兒一個個嫁在附近，兒子遠在高雄工作，陪伴照顧的全是女兒、女婿，而外公豐厚的家產全部歸與養子。父親、母親不以為意，我們可覺得非常荒謬。感覺錯謬的觀念對人的愚弄竟

至如此地步。

記得大姐出嫁後之初還常回娘家，當她生育不順時，母親爲她去問神明，換花叢；她生產，回家讓母親爲她做月子；孩子多病時，回家來母親幫忙帶。後來大姐剛強起來了，扛起家庭的重擔，沒有閒暇經常往娘家跑。

看到大姐背著農藥箱在蔗田來回噴灑著，一身嗆鼻的農藥味與汗污，總是令我不忍。我不知道一個聰明靈巧的女子如何能忍受做粗重的工作？如何能忍受把細緻的手掌磨得粗糙龜裂？

她的女兒安慰著她：「你沒有唸的，我要幫你唸回來！」但生命豈能讓別人來代替？

怎能期待她回娘家來分擔父親的工作？又怎能期待女婿來協助什麼？父親一直沒有了解處境的差異以及他對大姐的虧欠。

夜漸深，人已靜，二哥、三哥早已回去睡覺，二姐斜倚著藤椅睡著了，天色似乎漸漸轉爲清明。我問大姐：「阿叔常說你很吝嗇。這是怎麼回事？」我記得大姐的女兒常說他們省吃節用，買大顆紅艷艷的蘋果來給阿公做等路，舅舅的孩子卻總把蘋果當球踢著玩，令人好心疼好難過。大姐怎會吝嗇？

大姐想了想說：「有一次我推著獨輪手推車回家幫忙，阿叔用來推肥料或蔬菜，很方便，他很中意，但是我還是沒送他。因爲那是你姐夫買的，我怎能不經他同意送給阿叔？而且我跟他說，他也不會同意的。」

「阿彌陀佛」誦唱聲中，天色漸漸明亮了，夜已經過去，而夜裡的談話竟像一場遙遠的夢境。鄰居堂哥、堂嫂起身打掃庭院，有人來到母親靈前要拈香拜拜了。我們迎接上去。